



一个人旅行,会笑吗?

□苟晓霞

大概从四十岁开始,硬生生地觉得自己是个孤儿了。一来是爸爸的离世,完全没有想到会给我如此巨大的打击,这样的打击甚至超过我儿子的离世;二来心理学家也有理论依据,四十岁“中年叛逆”是另一个青春期。而我这个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也彻彻底底地允许自己痛哭流涕,哭儿子,哭父亲,哭我的中年孤苦伶仃……时而,我又想我就是《活着》里的福贵,埋葬一个个至亲,养一只叫自己名字的小猫……与之相伴,不弃不离。

想到二十几岁时爱唱戴佩妮的歌《一个人行李》:“心情好or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

那时遇到无法沟通的事情,不想面对的人事,都以自己的旅行来解决。一个人去了西藏、青海、新疆,身经磨难,有一次在新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迷失方向,差点命丧那里。那时忽然懂得,年轻时候的逃避,最终也无处可逃,没有世外桃源,同时在任何一个危难关头,只有你平时厌恶的同类出现,你才感到安全,那种被素不相识的人拯救的感念,让我知道,我终将回归人群,冥冥中我的每一次逃离人群,却也是一场奔赴人类的过程。

我没有像福贵那样输掉宅子,但我每一次都输掉至亲。看着一个个弃我而去的亲人,无可奈何之后,我终于也学会了如何当福贵。

我习惯一个人旅行。那时还有爸爸!我出行时,爸爸每天看我的微信步数,那一次在爬衡山,一天不到走了5万步时,爸爸再也控制不住,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在我出行一个月未归时,爸爸再也按捺不住,在电话里唱起《常回家看看》……无论我在哪里,遭遇什么困苦,哪怕戈壁滩那次,我都未曾恐惧,因为有爸爸在,那就是一个稳定的心锚。因为我知道家里有个始终会包容我的任性,安慰归来后疲惫的身心的人。

如今,失去爸爸,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个人也可以尝试去旅行。当我在迪士尼游乐场玩儿童世界里的游戏,猎奇时大声咯咯地笑,反正加勒比海盗的杰克船长本就为风暴而生,桅杆高耸而立,穿越礁石险滩……我兴奋得意于一个人的洒脱和享受,沉浸其中,玩得不亦乐乎!又会在“米奇妙游童话书”一页页飞驰的童话书,如走马灯似地从幼稚儿童到青春年少,浮现出爸爸模仿唐老鸭、米老鼠的声音逗我

笑,我渴望抓住,但一瞬即逝。好快,歌舞剧的尾声,走马灯似地来到中年,爸爸陪我看过的《寻梦环游记》,那也是我对儿子唱的歌:“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突然泪如雨下,哇哇大哭,“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想到两次在我怀里的呻吟,在我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至亲,眼前突然一片灰暗,歌词中唱“就算我远行,我也将你放在心里”……在欢乐的海洋,我失声痛哭,一个迷茫的孤儿,不知道怎么回家……仿佛此生只剩下落寞,完全失去了开玩笑的兴致。

落寞跟孤独不同,孤独有时是主动选择,还透出一种高贵;落寞是被动的无奈,落魄和寂寞,空虚和苍白。爸爸走了,才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曾经美好的一切一去不复返。

不再喜欢一个人旅行,又不能不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跟别的家庭、别的情侣组队,别人也好,自己也好,都觉得怪异。有时,必须习惯一个人走!大雁南飞北归,总有一些孤雁在独自飞行。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的无有恐怖,是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从这一点来看,我似乎又回到了年轻,一种新的活力!

一个人旅行,会笑吗?会的!想到爸爸的笑意,比如爸爸关切地用筷子敲击碗,唤我赶忙来吃饭时,像极了慈爱的母鸡啄食鸡宝宝的啄食,我真的会忍不住笑出来,嘲笑爸爸的土气。看到可爱的小朋友,看到灿烂的阳光,稚声发问“你怎么一个人旅行啊”“因为我喜欢风景啊,喜欢遇见可爱的你啊”,我也稚声地回答。小朋友又会咯咯笑,表扬我的粉紫色的车漂亮,或者数落我是装小朋友的黄脸婆,哈哈,都好笑。还有看到了崇高和肃穆的景色,看到了壮美无比的山河,听到了神奇的历史传说……我都会开心地笑。

想到鲁迅写的北方的雪和南方的雨雪,像我这样的硬石头,自然是喜欢北方的雪的。浮想联翩的时候,会有一两句童真的话,让我会心一笑,回到现实。

“阿姨,你好美啊!”
哦,是吗?多么可爱的小孩,我亲爱的宝贝!我记住你,你就存在着。

(作者系重庆市渝北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四月之书(外一首)

□徐作仁

在瘦地,你撑起惯用的锄头
书写有质朴古韵的四月之书

惊蛰后挺起身板的麦子
你依谚语,理挖好排水的“三沟”
边角处,布置方言浅窝
撒上葛麻菜种、菠菜种
背坎也不闲置,几把柴灰
便种下南瓜憨拙的俚句

头顶暖阳,头顶四月
熟谙你的鸟语,慢节奏
随着你的挥锄姿势,清脆而明亮
祖辈的箴言,耳熟能详
你写就的每一页,皆泥香扑鼻

邹家营的菜花

邹家营的菜花,跟别处不同
二月将尽,三月初始
才怯生生举起憨态的浅黄
不向路人招摇

不成花海,也翻不起千层浪
在小块小块多边形的土地上
晕染轻风、灰蝶、吟虫
这些菜花不打诳语,不虚张声势

阳光拂过,学不了搔首弄姿
以单色调的拙朴倾诉
有韵的村腔会升上晴空
无韵的俚调会融入麦地

邹家营的菜花恪守农性
这朵藏着草香,那朵含着泥腥
谁深吸一口,入肺入心的野趣
就化作横撇竖捺,誊写乡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石痕(外一首)

□清静

青石上,阳光龙泉一样蔓延
坝子上的阴雨,向西迢迢
丝绸与蜀锦的春天,打马而来
马蹄怀春,逼近粉红的龙泉
火焰温柔,惹出满山满岭红颜
蓄谋已久的沉陷,倾斜
在时间山道上,山风斜切而来
车辙轧下山,一阵慌乱
惊起一路,无所适从的斑点

东龙湾

山把你,用葱翠藏起来
而你,用水和吟唱把自己亮出来
拐了一个又一个湾,东龙湾
阳光下的你,在高石台阶上
俯瞰一只蚂蚁,舞着细足攀援
而一只小鸟,衔一朵桃香
拈着春风,鼓掌
(作者系四川省隆昌市作协主席)

书与写作的故事

□泥文

“书与我写作的故事”,我说的书不是传统的“庙堂之书”,说的是“社会之书”。这些书与我的故事,串联起了我从打工生涯到文学道路的成长历程,也见证了书籍对我思想和人生的深刻影响。

记得读书时,我是武侠迷,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大多数都藏在课桌下、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读过,当然琼瑶等人的言情小说也有涉猎。

1992年,我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那时的我,带着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远离家乡,投身于陌生的城市。进砖厂、到工地,然后是工厂的流水线。打工生活充满了辛酸与苦涩,每日重复着机械地劳动。环境给生活带来的苦闷、内心的自卑与孤独,让人的状态完全置身于一片精神的荒漠。

大约是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我看到报纸的边角有一则文秘速记函授培训启事,于是从不多的工资里拿出280元购买了相关资料,开始函授学习,想以这种方式改变命运。然而,一次午休时,我的速记本被砸到脏污的泥水里,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就此夭折。后来,小说便成为我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

2001年的一天,偶然看到《打工族》杂志,那些打工者的故事,仿佛是自己生活的写照。那一刻,一个想法在脑海中萌发:我是否也可以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的种种感受呢?

最初,我试着写短篇小说。然而,现实条件的限制让我的创作举步维艰。时间、精力和金钱的限制,让我不得不考虑写作方向

的转变,我逐渐转向诗歌。诗歌篇幅短小精悍,能抒发内心的情感,也更适合我当时的创作条件。

2004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我正式发表了一首诗,并收到了第一笔稿费——8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时我一天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这笔稿费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激励,让我对写作充满了激情。我记得,拿到稿费的那一刻,我的手在颤抖,内心无比激动。

此后,我开始大量阅读报刊。每一本杂志、每一份报纸,我都仔细研读,学到了不同的写作技巧和表达方式。这些报刊就像无声的老师,指导着我在写作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我一边阅读,一边写作,一边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随着作品不断发表,我也获得了一些奖项,这让我们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有信心。

2013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泥人歌》。2014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也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了更高要求,我开始从阅读报刊转为阅读名篇名著。我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打工的生活圈子,我开始思考更多关于人生、社会、人性的问题,并将这些思考融入创作中。

一路走来,我因看书而写文章,又因看书而出书。这个过程的变化,都是书给我带来的变化,是书给我立下的航标灯,让我不断地进化自己的智慧。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有人敲门

□冉利

这天,先生不在家,母亲也见老姐妹去了,我对热闹无感,一人静待在家,看看电视看看书,也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打发时间。

话是这么说,独自久待难免会有些许落寞,突然间有个念头闪过——此时会否有人敲门?

果然有感应,即时响起敲门声。声音很大,“咚咚咚咚……”有如擂鼓。

我心生不满,暗忖敲门之人毫无道理,不知礼节。我想亲朋不应如此,怕是敲错了门,且由他擂,不去管他。

但门外之人锲而不舍,擂门之声更急更重。天知道我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表情打开大门的。

门外站着一个穿着朴素的矮个老太太,笑意盈盈:“方姐姐在家不?我给她拿了几根丝瓜瓤。”她大声说。我瞬间明白了,这一定是老母亲在外结交的新朋友。

母亲待人热情是出了名的。小区大厅成天聚集着一群老头子老太太,但以老太太居多。她们多数是农村进城,为儿女带孩子或跟随经济较好的子女进城享福的。从这个老太太的面相来看,孙辈们早已过了让她操心的年纪,那么她必然属于享清福的那一类了。后来母亲证实,耳朵听力有恙的老太太确实是来城市享福的。

随即老太太在我的邀请下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她毫不认生,大声跟我唠叨起来。看得出她要么是话痨,要么是太想跟人说话了。

她从我回乡下带了几根丝瓜瓤讲起,絮絮叨叨地讲了很多回到老家的琐事。我在漫不经心地倾听中突然对她产生了一种同情。我想起那年我陪母亲到外地的妹妹家玩耍,母亲每天早晨都到附近的公园四处溜达,看见别的老太太聚在一起,便也凑了上去,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想融入的愿望。从那时起,我对母亲,对母亲那些年龄段的因各种原因背离故土的老人产生出深深的同情。

是的,此刻我面前的老太太大概也是如此,她离开故土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除了她的亲人,她找不到一个与她谈天说地的朋友邻居,她一定渴望找到一个家庭成员之外的倾诉对象,她也许早就期待着一种情绪的宣泄。于是她把我母亲在闲聊中说起丝瓜瓤很好洗碗的这句话默默记在了心中。于此,她似乎找到了一个与人交往的无形桥梁。

最终,她没等到我的母亲回来。坐了多时,老太太告辞出门,脸上挂满失落。我知她所想,于是大声对她说道:“老人家,欢迎您随时敲门,找我妈妈玩耍。”老太太连声道谢,笑容灿烂。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